



本期关注: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



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,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杨志军的《雪山大地》名列前茅。这既出乎我们意料,也在情理之中。

情理之中是因为杨志军是一位十分独特的纯粹的实力派作家。40多年来,在他热爱的这片文学厚土上,他怀揣理想,饱含激情,不停地行走,扎实地、心无旁骛地默默耕耘。15年前,他的《藏獒》就曾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说意料之外是因为,这次参选的作品大家名作云集,而杨志军一直比较低调,沉浸于青藏高原的风。从得知入围到公布获奖,很多读者吐槽“买不到书”,短短几天出版社匆忙加印了三次。

大概2006年,在一个会议上我认识了杨志军老师,对其真诚干净、博学低调有着深刻的印象。但直到2016年我们才有合作的机会,至今他已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3部长篇小说,前两部分别是以他目前的居住地青岛为背景的现实主义作品《潮退无声》《最后的农民工》。这些天他那里一下子热闹起来,杨志军仍然是真诚、耐心、开心、平和地对待每一位来访者。百忙之中还能做到如此,杨志军的作

一部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感恩之作

□作家出版社总编辑 张亚丽

品和人品都值得称赞。这次获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,感谢评委们对文本的认真阅读,也为文学界有许多像他这样踏实本分的写作者而欣慰。

在青海出生并度过了青壮年时期的杨志军,对高原有着深切真实、休戚相关、血脉相连的生命体验和感悟,从《大湖断裂》《环湖崩溃》到《藏獒》《雪山大地》等等,杨志军的作品在地域性书写方面有着醒目的地标性意义。

《雪山大地》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藏区变迁图,题材独特,思想深邃,功力深厚,可谓是一部雄心之作、致敬之作。“雪山”“大地”是藏族人最原始的自然崇拜,指导、规范着他们的生活行为,也内化为他们心中一种宽广慈悲的人间大爱之情。小说饱含深情与激情,

全景式地描述了自1949年以来,青海藏族牧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之路,人与自然、人与动物、生态与发展主题贯穿始终,主线设定深沉而磅礴,细节处理巧妙而灵动。作者以感恩之心回望自己父辈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,“正是父辈们的生命史,构成了青藏高原发展史举足轻重的一部分”,既直面草原生活的严酷、冲突与矛盾,又表现了他们建设新草原过程中的乐观、仁爱与勇气。书中人物形象丰满而闪光,文字既雄浑凝重又诗意灵动,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情。正像评论家郁元宝所说,发现、守护、颂扬崇高美好的人性人情,同时也将藏语文化的优秀品质妥帖地引入当代汉语写作,这无疑《雪山大地》给予读者最丰饶的馈赠。

以虚构之力爱护世界真实

□译林出版社总编辑 袁楠

最后,以两段《江格尔》史诗作结尾,仿佛剧终悠扬的唱诗,让故事又回到了小说最开始,自成一体。整本小说浑然一体,精致而瑰丽。

《本巴》出版于2022年,译林社与刘亮程结缘,故事要从2018年《捎话》说起。当年七八月,译林社收到书稿,编辑们为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深深震撼。《捎话》是一部万物有灵之书,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。2019年,译林社出版刘亮程访谈随笔集《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》,这是作家首部谈话录,完整展现他独特的创作观和丰饶内心。在愉悦合作和充分信任基础上,2019年,译林社与刘亮程签下刘亮程整体作品出版框架协议,包括全新长篇《本巴》。

与刘亮程在一起,周围仿佛永远是蓝天下的山坡、驴子、南瓜、牛叫。他是一个轻声慢语的人,永远都不着急,如同笔下文字那样缓慢而安静。我们曾到新疆去拜访刘亮程,看他建的木垒书院,看他种的地,看他书里的植物和小动物们。那时会具象地感知到,新疆这片土地绚烂的民族文化生活给他的滋养。载歌载舞,欢

声笑语,如同《本巴》写到的七七四十九天青春欢宴,洋溢着古老史诗的纯真与蓬勃;刘亮程种的每一棵庄稼、养的每一只动物,都跟他友好而平等地共存于万物有灵的土地。

《本巴》出版前那个冬天,刘亮程发来他村子里树木凋零、一片沉寂的照片。我们则回复以南京常青的树木。刘亮程说:“南京的树真累啊,一年到头都没得休息。”在刘亮程看来,落叶是一种休息。树木也需要休息,他担心它们太累了,就如担心朋友。硕大的白鹅和深厚的叫唤伴随了他的晨昏。记得刘亮程在获奖感言里说,文学对土地的回馈一如《江格尔》史诗中让“人人活在25岁青春”,土地上一往无前和生老病死被文学挽留和保存。人、文学和自然大地,就是这样唇齿相依吧。

刘亮程新作《大地上的家乡》将于今年10月推出,飘在空中那些被人熟视无睹的故事,在他这里,都成为岁月深处与乡土自然的馈赠。

文学,将以虚构之力,爱护着这个世界

宽厚且热爱人间的灵魂

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淑红

丰沛的情感、最贴近自我的女性视角,向读者打开自我。因此从创作时机来说,《宝水》正好赶上了作者的最好状态。

对乔叶的感知或了解,我感觉更多是在对《宝水》的阅读中完成的。作为一个出版业的老编辑,我当然知道,小说的人物绝不等同于现实中的人物,艺术的真实感,应该是来源于对现实的整合和提纯,但是,一部作品,作者写得真诚不真诚,有没有把内在的自我投射进来,还是一读就可以感知到的。我从高中时起,就非常喜爱三毛,一直到现在,最主要的,是我感受到了她的作品中那个不安分的、渴望飞翔的真实的灵魂。我们读书,从功利的角度来说,可能会有很多方面的收获。但是,我觉得最珍贵的,就是遇到相契的灵魂,得到精神的陪伴。乔叶的《宝水》,有很多专业的评论家都从各个方面评价过了,我只想从普通读者的角度,分享和推荐《宝水》,这也是读完《宝水》定

稿后,我曾跟乔叶交流的核心——《宝水》让我再次相信爱、相信暖、相信人。在阅读过程中,我分明感受到在小说之上,有一个宽厚的,充满了理解、包容和热爱的灵魂,我想,这应该就是现在的乔叶。《宝水》让我对世界变得更加信赖,同时,也给了我力量。我喜欢这样的作品,也愿意把这样的作品推荐给读者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是一家“原创为本,品质立社”的文艺出版社,一向提倡温暖而开朗的现实主义,历年来推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,其中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就有6部:《黄河东流去》(第二届)、《穆斯林的葬礼》(第三届)、《少年天子》(第三届)、《无字》(第六届)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(第七届)、《北上》(第十届),今年又有了《宝水》。我们会继续致力于出版优秀的原创文学作品,为作者与读者,为美好灵魂的相遇,搭好桥梁。

享受文学
审视生命与生活

□本报记者 洪玉华

有时,重大的文学奖项发布像一场久别的文学狂欢。读过、没读过的文学作品一股脑奔涌而来,引发读者购买、谈论、探究。新近发布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同样如此。

《雪山大地》《宝水》《本巴》《千里江山图》《回响》5部获奖作品各具特色,相同的是语言与文学之美,以及深刻书写所传递的共鸣与震撼。无论是书写时代、抑或穿越历史、构建史诗,杨志军、乔叶、刘亮程、孙甘露、东西5位作家都把他们的对于生活的生动体察写进小说中,贡献给读者。打开每一本书都是一场酣畅唯美的文学之旅,也是一次对生命与生活的审视。

文字构筑可视化世界

看小说,看的不仅仅是文字,也是文字构筑的可视化世界。《雪山大地》讲述的是沁多草原的故事,在这部小说中草的延展、马的奔驰,甚至是“才让”身上的“酥油味”都似乎时时萦绕。读得酣畅淋漓,合上书本之时,一句“扎西德勒”不禁脱口而出。

“作家写作品就是为了让读者阅读,就得和读者保持感觉上的一致性。”杨志军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采访时谈道,他总是把自己放在生活的潮流里,放在和塑造的人物平等的地位上,“当你写作故事的时候,你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打开《本巴》,“当阿尔泰山还是小土丘、和布河还是小溪流的时候,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。江格尔就在那时长到25岁,美男子明彦也长到25岁,本巴所有人约好在25岁里相聚,谁也不再往前走半步。”这些诗意的语言、瑰丽的想象,让人在赞叹的同时,也忍不住愉快地微笑起来。

“我本来是一个诗人,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。我写了第一部小说的时候,有评论家说不像小说像散文,我说不像散文像诗歌。”刘亮程在电话采访里用带着诗意、引发笑意的语言告诉记者,小说提供了一个巨大的、可以让诗意漫化的文字空间。《本巴》背靠史诗又天马行空地书写,把读者也带进了诗意的空间。

在《千里江山图》中,孙甘露带着读者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奔走。3000里地的狂奔中,读者不仅看到革命青年的果敢、牺牲,也清晰看见街头的戏院、书店,甚至影院海报等景象。隐于彼时“摩登上海”下的斗争与牺牲愈加真实可感。

《回响》打开的是人们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。在那里,冉咚咚是一个突破以往认知的警察形象,也是浪漫主义的女性形象。作家推开的这扇门让读者充分理解他者与外在,也认真审视自己与内在。虽然选定心理角度有一定的专业挑战,但文学应对此有充分关注。东西告诉记者,希望作品触发更多对精神、心理、自我认知的观照,“内在的丰富与外在的壮阔一样值得关注”。

《雪山大地》呈现了青海藏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沧桑巨变,是一次对于重大主题的书写。在这一类型的文学阅读中,读者怕见的是过于宏大,充斥着已知、熟知的宏大。谈及此,杨志军说,作家在描写宏大主题之前,首先要审视自己是否真正熟悉宏大叙事下普通人的生活,深厚的生活底蕴和对生活独具特色的认知是体现时代性的前提,强调宏大叙事的同时,还要避免人物的脸谱化和概念化。

在热气腾腾的生活中写作

《雪山大地》呈现了青海藏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沧桑巨变,是一次对于重大主题的书写。在这一类型的文学阅读中,读者怕见的是过于宏大,充斥着已知、熟知的宏大。谈及此,杨志军说,作家在描写宏大主题之前,首先要审视自己是否真正熟悉宏大叙事下普通人的生活,深厚的生活底蕴和对生活独具特色的认知是体现时代性的前提,强调宏大叙事的同时,还要避免人物的脸谱化和概念化。

“我在《雪山大地》中写了一些生活场景,这些场景无非是吃喝拉撒

睡。但正是这些生活细节才能真正体现时代的变化、时代的发展。”杨志军说,“只要你对生活有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热情,去拥抱生活,去和你的人物一起喜怒,宏大叙事就在其中。”这部小说正是从家庭、亲情、爱情、婚姻等关系的描写中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与辽阔。

刘亮程在新版《本巴》后记中写道:“我早年生活的村庄,在戈壁沙漠中的西风带上……我从那个村庄走出时,身后跟着一场风。它一直没停。”

谈及《本巴》写作,刘亮程说,10多年前的一场史诗阅读让他与其结缘,诗歌年代积累下的、内心深处没有被完全挖掘的诗意蔓延开来。他认为,故事的底层其实是诗歌意象,他坚持了这样的书写,哪怕知道“有时候故事慢一点,读者可能都不愿意看”。刘亮程说:“作家就像挖洞人一样,每天都挖那么一点点,花了几十年才往前进步了那么一点。但是也终于到达了。”

《宝水》中也日复一日发生着“你送我一块豆腐、我回你一把香椿”之类的“极小事”。乔叶曾谈道,她对乡村和乡土文学的理解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。《宝水》的创作就从故乡河南出发,“走了七八年后,在北京抵达了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完成”。

即便是写曾生活过的乡土,创作《宝水》仍需作家深入地去了解人情世态,需要学习辨析山村风物,也需要对乡村诸多关系重新梳理和审视。乔叶曾写道:“对这些难,除了耐心去面对,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”在对新时代乡村持续跟踪体察的过程中,她也深切感受到了“生活是创作的宝水”。

换个视角阅读人生

《本巴》中充满童趣。刘亮程认为,这是自己写得最天真的一部小说。他说:“我喜欢小说中哈日王这个孩童,他长着一只大人的世故之眼和一只孩童的天真之眼。文学也许正是那只天真的孩童之眼,这个世界,即使被大人看过无数遍,也永远需要用孩子的天真之眼再看一遍,这是文学对人类初心的观照。”

文学面对现实的方式有许多种,从历史观照现实也是其中一种。在《千里江山图》中追随作者经历斗智斗勇、惊心动魄之后,看到龙华烈士的遗物《一封没有署名的信》以及小说最后的两篇附录,陈千里、凌汶、龙冬、叶桃……每一个鲜活的、跃然纸上的生命都带给读者心灵震撼。经历这番阅读之旅,过去的历史与眼下的生活一般可触可感,眼下的难也仿佛小了。

《回响》中的冉咚咚有警察的敏锐、敬业,也有女性的细腻与脆弱。她不是克服一切外在阻力最终取得成功,而是在不断突破自我中破获案件。东西说:“克服自身心理的困难需要巨大的毅力,一个人能克服自身心理障碍,他就是明白通透的人,就是真正的英雄。”

通常,人们对现实的加工就是他们的认知、人生态度。东西在《回响》后记中写道:“我们虚构如此多的情节和细节,不就是为了一个崭新的‘认知’吗?”《回响》塑造了冉咚咚、慕达夫等诸多新形象。他们引导读者向内看见、认知自我,也理解生活、丰富认知。

《雪山大地》把草原的过去与现在都带到读者眼前。杨志军说,宏大叙事依赖于精微、精到的描写,但作家要保持对生活的独立见解,“思想能力很强的作家会对生活有更深刻的阐释。因为生活是作品的骨肉,思想是作品的灵魂。”

本届茅盾文学奖的5部获奖作品中都隐藏着作家深刻又有趣的灵魂,读者可以在阅读中与他们相遇。